

李義山戀愛事跡攷

雪林女士著



北新書局

1928

雪林女士著

李義山戀愛事跡攷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一九二八年八月再版

李義山戀愛事跡攷

每冊實價三角半

著 者 雪 林 女 士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發行者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自序

我對於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祠擬意等篇，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竟積成了一本四萬餘字的小冊子。

最初時和幾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張君鶴羣便贊成了我的話，加以他自己的考證，做了一篇『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迹考證』發表在東吳大學十五週紀念會所刊行的回湖上。但他對於義山和宮嬪戀愛說，仍然懷疑，別人也覺得我的假設是太荒唐了。

但我愈研究義山的詩，愈覺他有和宮嬪戀愛的事實。不過這些事實被他故意埋藏，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標識，教人辨認。竟如一座鑛山那些錦瑟擬意……等詩便像

透露在山面上的鑛苗。

我無意中拾着一塊鑛苗，已掘着些東西出來了。對於第二塊拾着的鑛苗，也不忍拋棄，於是我想動手來做一番發掘的工作。

不過我的功課很忙，雖然預定了工作的計畫，竟無暇實行。直到今年寒假裏，才偷空寫了一篇長萬餘字的稿子。

那篇稿子本想發表出去，但自己讀了一遍，覺得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於是又搜羅了許多書，課餘之暇便鑽在故紙堆中研究。果然又發現了許多新的證據，還有些我自己認為大膽的假設，也證實了一部分。

譬如我最初讀到義山『天平公座呈令狐公』詩便假設唐代大部分的女冠帶點媚妓性質。後果於魚玄機詩集及唐人贈女冠詩中尋出這樣的證據。但最後讀北夢瑣言和謝无量婦女文學史也有像我所說的話。我雖自愧讀書太少，幾乎於無意中拾了他人的牙慧，然而因此也知道我考證時所走的道路，還沒有十分錯，又頗以自慰。

我又曾假定莊恪太子之死，有自殺的嫌疑。不多時翻閱通鑑果然有些古人也以此爲疑。

新舊唐書都沒有提王德妃的下落。牠們於開成三年議廢太子時，猶有太子以母寵衰，楊賢妃日夜誣譖，亦不能辨別等語。好像德妃那時還在，但我在義山和宮嬪戀愛的時間來考證，武斷王德妃死在開成元年秋間。後閱通鑑果有……德妃已譖死……之說雖然仍未證明王妃死時年月，但她總算死於議廢太子之前。

我這編文字，大半是由義山詩中考證出來的。旁證還苦太少。錯誤自然不免。卽說全篇種種假設，都是錯誤的，也說不定。不過千餘年來對於義山無題詩已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我這種解釋算聊備一格罷了。

我希望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後；自己去研究義山的詩，自己去尋新的證據，創造新的假設，使千餘年來號稱隱僻晦澀的李義山詩，有一種明白精確的注解。

一九二七，四，五，於蘇州

目錄

自序	一
引論	一
義山詩中的戀愛事跡	五
(甲) 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	六
(一) 唐時女冠的媚妓性質	七
(二) 宮人之入道	十三
(三) 入道宮人生活之豪奢	十六
(四) 義山所愛女道士的姓名	十八
(五) 義山與女道士之矢和	二十一
(六) 南遊歸來不見女道士之惆悵	二十六
(七) 華陽觀	二十八
(八) 義山之住處	三二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三三
(一) 宮中之職業	四六

(二)	宮庭與道觀之交通	五三
(三)	宮中景象	五五
(四)	曲江	五六
(五)	與宮嬪之幽會	五八
(六)	相識宮嬪之返宮	六三
(七)	盧氏姊妹	六七
(八)	楊賢妃	八一
(九)	離別	八五
(一〇)	清宮案	八九
(一一)	追悼	九五
(一二)	義山之身世與戀愛的關係	一〇一
(一三)	錦瑟詩	一一〇

附 錄

李義山的詩	一一九
參攷書舉要	I—IV

李義山無題詩的解釋

引論

義山的詩素被人視為隱僻，而無題諸作，更為難解。中國文學界對於義山無題詩的見解，向來可分為三派：

第一派 以為義山詩的隱僻，可以不解解之。而且義山詩的優美，便藏在這隱昧隱僻之中，如果說穿，反成嚼臘。高棟唐詩品彙說：『晚唐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麗，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對偶，晚唐變態之極也。』這是儼然將『隱僻』當了義山詩的特色。近人梁任公於其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也說：『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祕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這

也主張以『隱僻』爲賞鑒義山詩的標準。因其隱僻，便覺他的詩寄託深遠，因其隱僻，便覺得他的詩含有一種神祕性，讀了才能發生我們的美感。

第二派 直率地斷定義山詩的隱僻，是他才力不足的表現。蔡寬夫詩話說『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者，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寬體之弊，適重其失。……』毛西河也曾說義山特庸下之才，以可解不可解之辭，文其淺陋。

第三派 以爲義山無題諸作，晦澀難解之詞，正如楚辭中的美人香草，古詩的託夫婦以喻君臣。於是後來箋註義山詩集的人，刻意推求，務求深解，使那些絕好的戀愛紀事詩，都變成了寄託，四庫全書提要所謂『……以爲一學一句，皆屬寓言，穿鑿愈甚，冥意愈晦。』馮浩註義山詩便犯了這個毛病。又以爲義山的豔詩，都是巴望令狐綯提挈的寓言，最可笑的聖女祠五排一首，馮氏說爲追悼令狐楚而作。詩中『行騎栽寒竹』，將寒竹解作『哭喪棒』已經般滑稽了。『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馮氏

說是關銀令狐綯捉拔的鐵證，原來西王母傳，王母曾呼東方朔為窺竊小兒，令狐綯是楚的兒子。馮氏以爲義山將『小兒』來影射『子』字。這不是胡適之先生所罵的大笨謎嗎？

半餘年來義山的詩，被上述三派的人，鬧得烏烟瘴氣，牠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認。今年我讀義山的詩，讀到聖女祠無題等作，因為歷來舊觀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只覺義山的詩天生是晦澀的，不必求什麼深解。只知道他在那裏寄託自己的身世遇合之感便夠了。但後來我又讀了碧城玉山等詩，便有些疑惑起來。因為這些詩裏都充滿了女道士的故事；若義山與女道士沒有深切的關係，為什麼一咏之不已，而再咏之。再咏之不已。而三咏四咏呢？於是我根據了這一點懷疑的念頭，用心將義山詩集細讀一過，才發現了一個絕大的秘密。原來義山的無題和那些可嘆一片有題等於無題的詩，不是寄託自己的身世，不是諷刺他人，也非因為缺乏做詩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詞和典故來炫惑讀者的眼光以文其淺陋。他的詩一首首都是極香豔極纏綿的情

詩。他的詩除掉一部分之外，其餘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迹。

我說到這裏，知道必有人要問；戀愛之事，雖爲舊禮教之所諱言，但嚴厲的教條，究竟束縛不了文人的思想。像和義山同時的溫飛卿韓偓，後來的王次回不都喜爲風流側豔之詞嗎？不都公然贊美戀愛嗎？爲什麼義山偏就扭扭捏捏說些若明若晦的話頭，教人捉摸不定呢？這個問題似乎很有理了。但我可以回答：義山用這樣隱晦僻的筆法，來寫他的戀愛，非懼見譏於清議，實因他別有苦衷，不得不如此。

他的苦衷是什麼呢？就是他戀愛的對象，非尋常女子可比，如果彰明昭著地寫將出來，不但對方名譽將爲之破壞，連生命都很危險的。我想義山本想將他的戀愛史，明告天下後世，無奈有了這種妨碍，他提筆的勇氣，也就沮喪了。

但朱竹垞甯可不喫兩廡冷猪肉，不刪風懷二百韻詩人愛惜他的情感的結晶，逾於名譽。義山如何肯因危險而犧牲他富有趣味的情史呢！

不過，再說一句，他所戀愛的對象，不比尋常，關係究竟太大了。他到底不敢

說，而又不忍不說。於是他只得嘔心挖腦，製造一大批巧妙的詩謎，教後人自己去猜。他如此辦法，不啻將他的愛情害藏了，害上却安設了一定的標識，教後來認得這標識的人，自己去掘發。所以義山的無題詩，可以算得千古言情詩中別開生面的作品！

義山詩中的戀愛事迹

義山詩中有些什麼戀愛事迹？他的戀愛究竟是什麼樣人物？依我的觀察可以分為下列的四種：

(甲) 女道士

(乙) 宮人

(丙) 妻

(丁) 娼妓

(甲) 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

未說此題之前，須將唐朝教風之發達略爲敘述，始能使讀者加倍明瞭。

唐朝道教最爲發達。自從高宗尊老聃爲玄元皇帝以來，歷代帝皇羣相尊崇。著老子的道德經爲聖經，以道教開科取士。古語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對於道家學說，這樣獎勵提倡，社會上自然相習而成風氣了。當時名人無不帶有道家的色彩；如李太白受道籙於齊，平生所爲詩歌，差不多篇篇說到神仙出世的話。賀知章黃冠還故鄉。李泌入衡山學道。韓愈是反對二氏最激烈的人，晚年仍有服琉璃之事。白居易也不相信燒鍊，但老來却和鍊師郭虛舟燒丹。唐人與道流往還之詩不可勝數。不但帝王卿相，學者文人，迷信神仙，一時風會所趨，連女子也被道家思潮所鼓勵；唐宮主每每修道不嫁，楊貴妃亦曾丐爲女道士，宮人亦有自請出家的，當於後節細論。

(一) 唐時女冠之娼妓性質

像唐時女道士國不乏刻苦清修的人，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際之自由的人也不在少數。因此唐朝便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階級，替他杜撰一個名目；便是『半娼式的女道士。』

這種半娼式的女道士有住在家裏的。（像韓愈所咏的華山女詩，說一個女郎登壇說法，吸引聽衆，借談道之名，遂情欲之實。雖然譏諷得過火一點，而當時所謂女道士的一輩，確有這種情形。）也有住在觀寺中的：

第一，唐女冠魚玄機有詩集一卷。雖僅寥寥三十餘篇，而半爲豔情之作。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季安溫飛卿均與她相識。魚玄機集中寄季安情詩凡五首

情書寄季安云：

『秦鏡欲分愁壓鵲，舜琴將弄怨飛鴻。』

春情寄季安云：

『……冰銷煖礪憐清韻，雪遠寒峯想玉姿，……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有

期……』

寄飛卿詩集中凡五首

冬夜寄溫飛卿云：

『……疏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

寄飛卿云：

『……冰簟涼風着，瑤琴寄恨生。畚君書札嬾，底物慰秋情？』

這樣多方面的戀愛，居然著之篇章，如說玄機不是娼妓式的人物，誰則信之。然而她居然住在寺觀裏。往來多鍊師羽士（集中有寄題鍊師及訪趙鍊師不遇等詩）之流，仍然像個出家清修的女冠。——按北夢瑣言說：玄機乃李億補闕之妾，愛衰下山。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云云。是自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所殺。有集行於世。

第二，東觀奏記有這樣一段紀事『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妝者。赫怒，

亟歸宮，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畫數逐去。別選男道士七人住持。」

第三，太和三年（西紀八二九）義山在令狐楚幕中有天平軍公（舊注公字疑爲衍文）座上呈令狐公一詩。詩云：

『罷執霓旌上醺壇，慢裝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眉歛，衣薄臨醒玉豔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雖然固是將軍客，不敢公然仔細看。』

這首詩是爲到令狐府設醺女冠而作。『更深』一聯，形容女冠之嬌豔動人。『白足一聯』，戲言女冠之美，見者皆爲之發狂。全詩措詞極爲慢褻，決非對清修女冠之言。前人讀此詩亦覺其可疑，只好曲爲解說。徐德明道：『唐時女冠常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者甚多。此或令狐家妓曾爲之，此詩似文公命賦。』朱長儒道：『座中必有官妓故云。』照朱說則義山這首詩是一首『女道士官妓合詠』。上四句咏女道士，下四句咏官妓了。明明一首詩，偏要將牠腰斬，未免太沒道理！照我看來，天平座上招來的一些女冠，即『半唱』之流，她們一面替人做法事，一面也供人狎玩。女冠出入